

史	北	魏
语	朝	晋
法	历	南

柳士镇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柳士镇 著

魏晋南北朝 历史语法



(苏)新登字第 011 号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

柳士镇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丹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87 千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305-01508-3/H·72

定价: 5.50 元

7267/09

序

徐 复

今年春节期间，南京大学柳君士镇来看我，说他写了一部专讲魏晋南北朝语法发展的书，誊清后即送来给我看，希望我能抽空写一篇序。不久以后，他果然拿来一沓书稿，就是这本《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这是一部详细阐述断代语法发展的书，它理清了魏晋南北朝汉语语法的源流变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我个人之见，目前还没有这类研究断代语法发展的专书，因而它的出版，又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我国对于汉语语法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公羊传》《穀梁传》解说《春秋》经文时已经有了语法研究的萌芽。其后历代注家的笺疏以及文人的笔记短书，也常常涉及许多语法问题。不过这种研究长期处于零星的、非系统的状态之中，它们只限于对个别虚词与个别语法现象作出疏通文意的解释。

元代卢以纬的《助语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专著，它首次把虚词作为语言结构中的要素集中起来进行讨论，开创了对于语法现象的自觉研究。这种研究到了清代而大为盛行，流风所及，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虚词的著作。其中刘淇的《助字辨略》、袁仁林的《虚字说》与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最享盛名；而尤以王氏所著材料丰赡，论证详审，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不过，这类著作还只是说明了各别虚词的意义与功用，未能从语法的角度来阐释虚词的性质、用法以及给虚词分类，同时又极少涉

及句法结构，因此也还很难说是真正的语法著作。

全面系统地进行语法研究，并建立起我国第一个语法体系的，是一八九八年问世的《马氏文通》。它为汉语语法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我国的语法研究从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这以后，汉语语法的研究不断深入，语法著作大量涌现，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正式出版的已有数十部之多。这些著作在继承前人虚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词法与句法的全面研究体系，大大促进了对于古汉语语法现象与语法规律的认识。

但是，这类著作的特点是综贯全古代的泛时的语法研究，由于讨论的对象在时代上含盖过宽，自西周到唐宋甚至明清几乎有三千年的历史，虽然反映了古代语法的概况与各个时期的共同规律，但却不易对于具有某些时代特色的语法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事实上，由于语法的渐变性质，不同的时代必然会产生许多差异。因此，缩小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对不同时代的语法差异进行各别的研究，以揭示它们的时代特色，就成了深化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有效方法就是对语法现象进行断代的研究。全面进行断代语法的研究，不仅可以开拓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可以为科学的汉语语法史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

我国系统的断代语法研究肇始于五十年代初期管燮初的《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近些年来他与易孟醇又分别出版了《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与《先秦语法》。这三部专著以特定时代的语料为描写对象，既反映了古代语法的许多共同规律，又突出了以上三个各别时代的语法特色。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纷乱的历史时期，国家频繁分合，人民播迁不定，民族交汇融合，却也对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先秦两汉相比，这一时期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较为显著的变化。纵

观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魏晋南北朝堪称上承秦汉，下启唐宋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这一时期作断代语法的研究，其意义决不逊于其他任何时期。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正是适应了上述古汉语语法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要而撰写的一部断代语法专书。这本书的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写法精要。作者在考虑如何撰写本书时，看来颇费了一番思量。如果采用全面描写的方法，势必要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古汉语语法众多的共同规律，此期的语法特色反而显得晦而不明。现在采用的这种写法，用极经济的笔墨概述了魏晋南北朝语法的总体面貌之后，把重点放在语法现象的发展变化上，既做到了简明精炼，又突出了全书的重点。这是一种将断代语法同语法发展结合起来的写法，所以确切地说这本书是一部断代语法发展史，作者称之为“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正是名实相符的。基于这种认识，作者紧紧抓住三种类型的语法现象作为阐述的重点：一是某些此期之前尚未出现，只是此期萌生、此期发展，此期之后即行消亡的语法现象，反映了该时期的典型特色；二是某些此期之前萌生、此期发展的语法现象，体现了由量到质的变化，形成了该时期语法发展的一般规律；三是某些此期萌生、此期之后发展的语法现象，体现了质的新生，形成了该时期语法发展的特殊规律。这三方面的内容，无一不同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时期的语法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是取材审慎。鉴别语料的时代性对于研究语法发展至关重要。本书作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选择用例时严格按照著作者成书时代来确定语料的时代；同时又根据自己以往的研究，排除了将后世成书时记述前人的言论作为前代语料的作法；从而保证了选例在时代性上的准确可靠。此外，作者还摒弃了托名于此期成书的伪作中的一些用例，如《齐民要术》卷前《杂说》中有不少酷

似新生的语法现象，但由于这篇《杂说》是后人的伪作，因此作者坚决弃而不用。不过作者对于后世成书的反映此期史实的著作，以及后人从类书中纂辑而成的此期的史料，又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加以利用。作者的做法是，只从其中采取此期载籍中已有用例者作为佐证，而舍去那些在时代上有可疑之处的用例，决不将它们作为主要证据。我觉得，这种种做法都是审慎而又积极的。

再次是创获甚多。本书对于魏晋南北朝语法发展的论述大致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前人已有确论者，采用前人说法，加以归纳并补充例证；另一类是前人尚未论及或作者不同意前人成说者，则阐释自己的观点。这后一类做法中即包含了作者的许多创获。举要说来有这样几点。第一，突出了语用的观念。例如本书专列“虚词的发展与结构扩充化、表达严密化的关系”一章，详尽论述了“之”字与“也”字运用的减少促进了结构扩充化，以及虚词分工的细密与关联词语的发展增强了表达严密化。尽管作者认为其中有些说法尚须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但是这种把虚词与语用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方法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此外，全书还多处提及语法发展同汉语语词双音化趋势的关系，如同义虚词的架叠使用，词缀的发展与运用，“为……所”式、“为……之所”式、“为……所见”式被动句在与单音节或双音节被动动词搭配时的选用等等，也都充分考虑到了语用因素。第二，进行了一些新的论证。例如此期人称代词“其”字用作主宾语的问题，作者从前期“其”字的特殊用法入手，论述了“其”字新兴用法的内在根据。证据充分，很有说服力；同时也理清了“其”字发展变化的线索。再如分为三个阶段来说明副词“都”字由对谓语涉及范围的总括转而发展为对主语范围的总括，也阐明了现代汉语范围副词“都”字的来源与发展过程。第三，归纳了一些新的语法规律。例如对动词过去时态与现在时态表示法的描写与归纳，对于梳理时态助词“了”与“着”的逐步演变以至最终形成提供了大量的语料证明。再

如否定句代词宾语与疑问代词宾语后置词序的发展进程，作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也是根据此期实际用例而得出的结论。第四，发现了一些新的语法现象。例如“要”字的助动词用法、“就”字的指示代词用法，“因、由”的连词用法，用“未是”来否定判断宾语的新形式，以及多种语法结构形式中的一些新见用例等等。这对于进一步认清魏晋南北朝语法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以上四点之外，本书尚有不少新见解、新材料，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最后是例证丰富。作者涉猎面广，阅读了此期的大量载籍，占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据我的粗略估计，全书引用书籍约可百余种，这就大大增加了结论的客观性与可靠性。

柳君士镇大学本科时曾受业于语坛耆宿张世禄教授，硕士研究生阶段又师从余友洪诚教授，深得两位先生的教益；近些年来撰有《从语言角度来看〈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百喻经〉中的被动句式》《〈世说新语〉句法特点初探》等十几篇论文，致力于魏晋南北朝语法发展的研究，本书就是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他常虚心问学，得切磋之益，我有感于他的敏而勤奋，又为他能写出这样全面而系统的断代语法发展史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所以不顾年老事冗，为他写了这篇序。

一九九二年六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时年八十有一

目 录

序.....	徐 复
绪 言.....	(1)

上编 魏晋南北朝语法概述

第一章 书面语与口语.....	(7)
第二章 词的构成.....	(16)
第三章 词的分类(上).....	(22)
第四章 词的分类(下).....	(38)
第五章 词的组合.....	(49)
第六章 句子的类型(上).....	(66)
第七章 句子的类型(下).....	(78)

中编 魏晋南北朝词法的发展

第八章 名词.....	(98)
第九章 动词(上).....	(111)
第十章 动词(下).....	(124)
第十一章 形容词.....	(136)
第十二章 人称代词.....	(148)
第十三章 指示代词.....	(167)
第十四章 疑问代词.....	(178)

第十五章	数词	(193)
第十六章	量词	(207)
第十七章	副词	(221)
第十八章	介词	(241)
第十九章	连词	(250)
第二十章	助词	(263)

下编 魏晋南北朝句法的发展

第二十一章	构词法	(268)
第二十二章	词序	(275)
第二十三章	判断句	(287)
第二十四章	疑问句	(299)
第二十五章	述补式	(309)
第二十六章	被动式	(318)
第二十七章	虚词的发展与结构扩充化、表达严密化的 关系	(330)
后 记		(345)

绪 言

仔细观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面语言，我们往往会发现它在构成形式上同先秦两汉时期有一定的区别。两者的区别除去词汇的运用上有许多不同之处外，还表现在语法构造上也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为我们专门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法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语言之一，我国对于汉语的研究也源远流长。这些研究涉及到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当然也包括语法研究。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在《公羊传》《穀梁传》对于鲁国编年史《春秋》的解说中，就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语法研究意识。例如：

《春秋·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陈仪。”

《春秋·庄公十年》：“宋人迁宿。”

《公羊传》云：“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

这几句话的含义是，“邢迁于陈仪”，是出自邢人意愿的，所以说“其意也”；“宋人迁宿”，则是宿人被宋人强迫迁移，并非出自宿人的意愿，所以说“非其意也”。对于这类语义上的分析，陈望道认为：“可以算是文法上自动和他动的辨别的提示。……像这样个别说述语文条理的例子，我们在古代的文书里可以找出不少，假使将就一点，那也未尝不可算是现在所谓文法的研究。”①

但是，这种萌芽形式的语法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直到十四世纪初叶元代卢以纬《助语辞》问世之

前，它始终处于零星的、非系统的状态之中，只是文人在读通古籍的需要下附带地触及到了一些语法现象。

《助语辞》收集虚词(包括词组) 120 余个，阐释意义，分析用法，在历史上首次把虚词作为语言结构中的要素集中进行论述，尽管这种论述还远远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但它无疑开创了对于语法现象的自觉研究。到了清代，这种虚词研究进入了全盛时期，著述繁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刘淇的《助字辨略》、袁仁林的《虚字说》与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这几部书内容丰富，考证缜密，对作为语法成分的虚词从用法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类书籍也还不能算作真正的语法著作，因为它们只是论及了各别虚词的意义与功能，并没有从语法的角度来阐述虚词的性质、用法与分类，同时又完全放弃了对于句法的哪怕是极为粗浅的研究。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前人对于语法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在中西文化融会交流的影响下，1898年马建忠写成了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从而建立起我国第一个语法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的语法研究从此走上了科学的道路。此后，我国的语法著作便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仅在“五四”运动之前，主要研究古汉语语法的著作就有十多种，例如来裕恂的《汉文典》、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俞明谦的《国文典讲义》；“五四”以后又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这些著作各具特色，有的以材料取胜，有的以理论见长，有的更新观点，有的变革体系，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于古代汉语语法规律的认识。

不过，这类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论述的语法现象在时代上跨度过大，自西周到唐宋甚至明清几乎有三千年的历史，因而不可能对于具有某些时代特色的语法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当然，这类综贯全古代的泛时的语法研究有其顺乎自然的原因。

一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历代承袭下来的仿古文章与之并无什么太大的差别，这就为上述泛时研究的语法著作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二是在语法研究的初期，这种状况是同研究工作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同时读者也需要通过这样的著作来了解古代语法的概貌与共同规律，而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阅读古书时的最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古代的书面语言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除去词汇方面的发展之外，后代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前人的方式去遣词造句，在他们的笔下常常不自觉地会流露出其时流行的语法规律。再者，随着语法研究的发展，也有必要加强对于各个时期的不同语法现象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上缩小范围，对各别时期的语法现象进行断代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容易深入下去，而且也可以为汉语语法史的科学化准备必要的坚实基础。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纷乱的时期。东汉末年，政局变乱不安，人民播迁不定，虽然西晋得到短暂的统一，但紧接着北方外族不断侵扰，整个中国又成为南北分治的局面。北方汉人士族、大批流民不断南迁，有的近移江淮，有的远徙闽广，未南下的士族、流民，有的由关洛一带北往辽东，有的从幽冀一带西至秦陇。汉族往边远地带转移，外族向中原地区推进，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这一国家分并、人民迁徙、民族交融的现象，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较之于先秦两汉，都有较为显著的变化。

同先秦两汉语法相比，此期的总体特征是新旧语法形式的交替。在旧有语法形式继续沿用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语法形式。新形式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特色有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的语法现象，直接表现为质的新生；有的则萌芽于先秦两汉，发展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体现了由量到质的变化。

这又同时反映在词法与句法两个方面。词法的发展比句法活跃，因而变化更为显著，内容也更加丰富。其主要方面有：名词词缀的新生，动词时态表示法的发展，形容词后缀的变化，名量词的全面成熟，动量词的初步成熟，新兴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副词、连词、介词以及先秦两汉固有的这些类词的语法功能的演变等等。句法的发展变化主要有：构词法中的词根连接词缀的合成法与外来词的对译法，数量词组的演变，词序的变迁，“是”字式判断句的普遍运用，选择问句的新形式与反复问句形式的变化，结果、趋向、数量诸补语的发展，“被”字式被动句完整形态的演成，以及虚词运用的发展促进了句法结构扩充化与表达方式严密化等等。

既然魏晋南北朝语法具有上述众多而又突出的时代特色，因而它在汉语语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对它进行断代的研究也自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国进行断代语法研究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已取得了重要成果。1953年与1981年管燮初先后发表了《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与《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9年易孟醇又写出了《先秦语法》。这三部专著以全面描写的方式对于甲骨文、金文、先秦文献典籍中的语法现象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促进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往纵深方向发展。

断代语法可以有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全面的静态描写，将某一时期出现的语法形式穷尽地排列出来进行系统研究，这能够反映该时期语法规律的全貌。另一种则属于动态的描写，着重从发展与新生的角度来论述某一时期的语法现象，这能够突出该时期语法规律的特点。前一种写法适用于对各个不同时期的语法描写，后一种写法则适用于作为基础的早期语法(例如先秦语法、两汉语法)之外的后期语法。因为后期语法既以早期语法作为基础，那么它的发展以及对于这一发展特点的研究也必须以早期语法作

为参照。而对于促进汉语语法发展史的研究，这后一种写法的作用或许更为直接一些。

本书主要采用后一种写法，笔墨大多用于从动态的角度来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先秦两汉语法的发展，故名之为“历史语法”。全书分三编，上编为“魏晋南北朝语法概述”，简要勾画此期的语法框架与语法面貌，内容既有对于先秦两汉语法的继承沿袭，同时也兼及由之而来的发展变化。中、下两编则是本书的主体，分别为魏晋南北朝词法与句法的发展，详论此期语法在这两方面的演变特点，为进一步理清汉语语法发展的线索以及确定这些发展变化在语法史上的地位准备必要的基础。

注 释

① 见《“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载《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商务印书馆，1987年12月新1版。

2000

2000

上编 魏晋南北朝语法概述

第一章 书面语与口语

语言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之一，自有人类以来即有语言存在。我们汉民族少说也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因此汉语的起始也应当从那个时间算起。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语言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形成书面的文字。汉字的产生要远远落后于汉语的形成，尽管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已经能够承担起记录语言的任务，具有相当成熟的性质，不过同汉语的实际语言史相比，这种书面语言史仍然要晚近不知多少倍。

我们现在所能直接进行研究的古代汉语，是前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也即古代汉民族自有甲骨文以来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进行加工的书面语言，即通常所说的文言文。文言文的范围很广，先秦、两汉的文献典籍，例如《左传》《论语》《史记》《汉书》是正統的文言文，唐宋以后模仿先秦两汉书面语言而写的古文，例如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作品，包括直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也都算是文言文。另一个系统是魏晋南北朝之后以北方话口语为基础进行加工的书面语言，即通常所说的古白话。例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平话、元代的散曲、元明的杂剧以及明清小说《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这两个系统分别反映了上述各个时期的书面